

贝涅·彼特 冯索瓦·史奇顿/文
冯索瓦·史奇顿/绘

《朦胧城市》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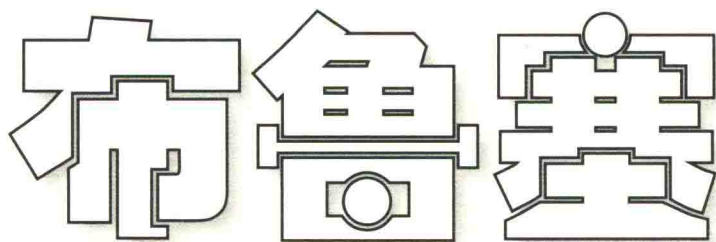
布鲁塞



人民美术出版社

贝涅·彼特 冯索瓦·史奇顿/文
冯索瓦·史奇顿/绘
张茜琳 刘洁婧/译

《朦胧城市》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鲁塞 / (比) 史奇顿著；张茜琳，刘洁婧译. --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5

（朦胧的城市）

ISBN 978-7-102-07366-8

I. ①布… II. ①史… ②张… 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比利时—现代 IV. ①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5614号

著作权登记号：01-2014-3904

布鲁塞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邮编：100735）

<http://www.renmei.com.cn>

发行部：（010）67517601 （010）67517602

邮购部：（010）67517797

文字作者 贝涅·彼特 冯索瓦·史奇顿

绘画作者 冯索瓦·史奇顿

翻 译 张茜琳 刘洁婧

责任编辑 高 珊

装帧设计 鲁明静

责任校对 马晓婷

责任印制 赵 丹

制版印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2016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700毫米×1020毫米 1/8 印张：16

印数：0001-3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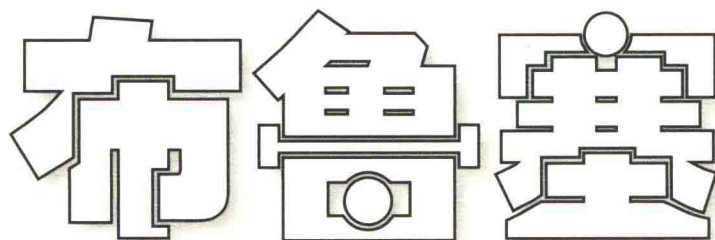
ISBN 978-7-102-07366-8

定价：9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贝涅·彼特 冯索瓦·史奇顿/文
冯索瓦·史奇顿/绘
张茜琳 刘洁婧/译

《朦胧城市》系列



Brüsel

Scenario : Benoît Peeters / François Schuiten

Illustrations: François Schuiten

Original edition in French and art work © Casterman ,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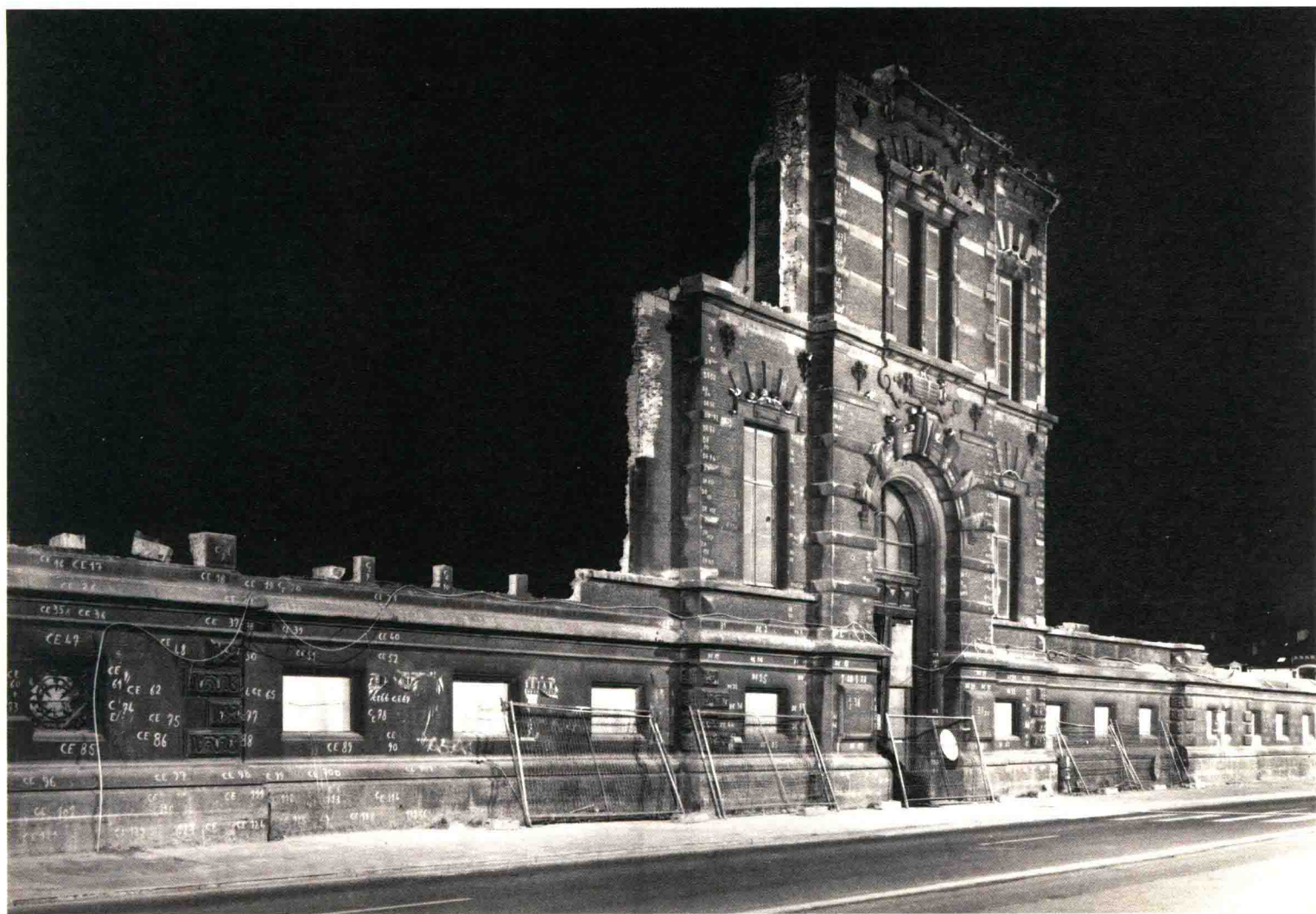
Text translated into Simplified Chinese ©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COMPANY for Popular art editorial department,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and copyright owner. Published pursuant to agreement with Editions Casterman.

This version in Simplified Chinese can only be distributed and sold in Mainland China. This version is no rights for sale and distributed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u.

从“布鲁塞尔”



到“布鲁塞”

那些有关“布鲁塞”的线索让人感到不安，
《朦胧城市》系列里那些鲁莽的城市，
与“布鲁塞尔”市一起，
被政客和开发商控制了近一个半世纪。

谐纳河的拱形圆顶



布鲁塞尔继续承载着对谐纳河的哀悼：难道这所城市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亲手埋葬了这条看着自己诞生的河流吗？在放弃谐纳河的同时，布鲁塞尔也失去了它最初的主交通干线之一，抛弃了这条河就相当于抛弃了这个城市的起源。

人们曾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这条不幸的河流，并且都嫌弃它污染严重。波德莱尔这样总结：“谐纳河的水面如此混浊，甚至连最耀眼的日照都无法在上面反射出光芒。”

朱尔斯·维克多·安斯波原本是一位私人律师，他 34 岁成为布鲁塞尔市市长之后创建了这种拱形圆顶，并把它当作自己的事务来处理。

朱尔斯·维克多·安斯波，
一个深受巴黎奥斯曼建筑
影响的年轻市长



拱形圆顶建筑改造之前的谐纳河

他被巴黎奥斯曼建筑风格深深地吸引着，加上受当时欧洲“流行建筑”风潮的影响，在1863年，这位年轻的市长刚就职便提出了一系列让人印象深刻的工程。他把这些工程一部分归为“紧急而不可缺少的工程”，而另一部分归为“非常有帮助的工程”。但是，这项工程为他带来最显著的成果是“这个露天的污水道总算从此消失了，它的存在曾破坏了这所城市最基本的生态环境”⁽¹⁾。

安斯波需要稳心等待16年之后才能看到

这项伟大工程的竣工。实际上，在工程开始不久便出现了很多问题。1865年初，有个市议员就把这项工程形容成“科技领域的异端邪说”，如果换一种清理方式可能会变得简单和便宜一些。总而言之，所有人的目标都是解决同一个问题，就是把谐纳河埋起来，将它完整地永远地掩盖起来；与此同时，还要把它的周边地区都清除干净。负责工地施工的英国团队，不断推后工程进度，同时不断增加施工费用。

这个丑闻很快就被爆光了，人们纷纷站出来揭

露大量的受贿事实。工程渐渐陷入僵局，最终停工了，而英国团队也因此宣布破产。

1870年，有个市政员毫不客气地说：“也许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个笑话。”正是因为这个笑话，再加上早期的破坏，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布鲁塞尔日后动乱的导火索。不久这里被相继拆迁，而谐纳河的拱形圆顶就成为了它曾存在过的最好的证据。

(1) 百年城市论坛，1840—1940。

《现代建筑资料》，1984，p.78



司法宫

布鲁塞尔有一个地标性建筑：著名建筑师约瑟夫·波拉尔建造的司法宫。与这座雄伟的宫殿相比，皇宫则显得中规中矩逊色不少，完全不能与司法宫相提并论。相传巴比伦神殿曾迷失在一个很大的城镇里，那里壁柱、门廊、走廊和楼道的造型都非常独特，这些都是波拉尔表现比利时缩影的作品。此时的比利时独立且年轻力壮，凭实力征服了比自己规模大近80倍的刚果，扩张了自己的地盘。“这所宫殿是19世纪最美的一座建筑物了！”安斯波市长如此称赞道，他是波拉尔建筑师的忠实崇拜者。他有个大胆的想法：“将修复费用尽可能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与司法宫的价值相匹配，与它所在的这座城市相匹配。”⁽²⁾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

波拉尔给人们的印象始终非常神秘，介绍他的相关资料非常少，几乎没有任何能了解他的线索。约瑟夫·波拉尔（1817—1879），这所城市昙花一现的建筑师，在他修建教堂的工程仅进行到一半时，突然被任命为司法宫建造的负责人，这个宫殿当时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到底有多少人和特权来支持这个年轻的共济会成员？

众所周知他要为宫殿的建造而忙碌了，他为自己拟定了一个为时10年的计划方案，这个方案让救济会的其他成员们深感惊艳。大家





约瑟夫·波拉尔在司法宫门口的胸像

都知道：他时常用炭笔勾勒出时而明朗时而隐晦的线条，几乎每天都在为那些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草稿而忙碌。他的画风独特，很容易辨认。⁽³⁾

对于波拉尔而言，当个画家显然要比当个工程负责人得心应手。他用尽一生的时间来完善宫殿的建造工作，但可惜直到他去世工程也未能竣工。工作时他会随时修改施工图并突然提出新的要求，加上他粗暴而古怪的脾气，这些都给工程的进展带来了些许困难。许多突如其来的灵感，会让他像个疯子一样否定助手们的意见，那些灵感常让他半夜起来修改宫殿图纸。这项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工程，由于没有具体的预算控制，使本来就已经很庞大的开支再次以超出之前五倍的速度迅猛增长。当负责项目的国会议员们再次要求他提供完整图纸时，波拉尔只给了他们一些不加任何修饰的草图原

稿。在被迫要求这项工程的设计必须尊重法院部长的权威意见而无视艺术的时候，波拉尔表示如果那样他会毫无顾忌地放弃这项工程。实际上他确实离开过数次，但每次都会回来，回来后他会固执地命令将他离开这段时间里完成的工程返工。对艺术的痴狂和热爱给了他无限坚持下去的动力。波拉尔终其一生都未能完成他的作品：他于1879年去世，只比安斯波市长晚了几周；四年之后，这项工程终于竣工了。根据他最后留下的图纸，司法宫最终以棱锥体顶完美封顶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圆拱形。但在落成仪式上，公众接待处却显得有点儿冷清，因为这座建筑的艺术风格已经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时尚，在那个时期的布鲁塞尔人眼里，它的侧影显得十分笨拙。那些被强行征购马洛里老街区而失去这块地皮的受害者们，趁这里开放的时候洗劫了一部分家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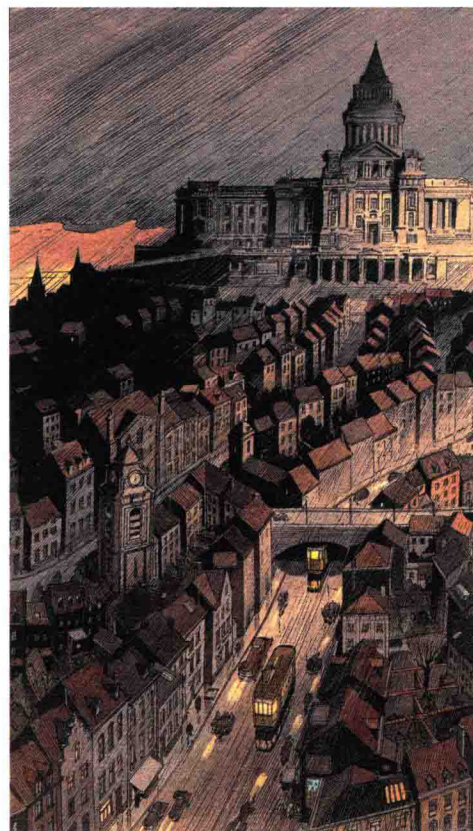
有关司法宫的传闻数不胜数，大部分故事背后都有一些神秘的元素：譬如有个理发师始终坚持在这里经营他的理发店；一些保存下来的珍贵图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名消失了；美国电影史上的传奇人物奥逊·威尔斯曾经准备在这撰写他的《诉讼》。但的确有些事件得到了证实：法国物理学家傅科在这里完成了他的钟摆实验；阿道夫·希特勒是这座建筑的超级崇拜者，他在占领比利时的第二天便要求斯佩尔制作关于司法宫的详细图纸。拉波尔修建宫殿的那段记忆一直被马洛里老街区的居民们保留着。“建筑师”这个称呼，变成了当地人讽刺司法宫建设过程的代名词，一直被延续至今。

在图像小说《布鲁塞》与第二篇资料的介绍中，我们会发现这座宫殿是真实的布鲁塞尔与书中布鲁塞的一个交集。同一座建筑物在这两个地方都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在现实世界与

虚拟的“朦胧都市”里自由穿越。这座宫殿最终以棱锥体封顶的方式竣工，波拉尔曾希望这座建筑能成为权利的象征，变成这个广场上的金字塔。让我们以此作为起点，展开丰富的想象力，开始浪漫的旅行。

(2) 在《波拉尔和他的时代》展览目录里标注，公社贷款，1979，p.289.

(3) 卡米勒·勒莫涅，《约瑟夫·波拉尔》文章标注，1879年由皮埃尔·罗泽在《布鲁塞尔司法宫》一书中节选，瓦卡尔工作社，1983年，p.68.



即使是大象
也会被招来助工程
一臂之力。



交界处

通常情况下，布鲁塞尔火车站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是整个城市的重要交通中转站。在 1835 年，布鲁塞尔通过了欧洲第一列火车。但北站和南站之间的交界处，这短短不到两公里的距离，却成了让市政官员最头疼的地方。

1903 年国家确定了这座城市的规划方案，计划修建一条贯穿市中心的铁路专线。这些错综复杂的线路免不了会破坏原有的城市构造，在这座城市高地势与低地势之间留下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1911 年之后，这项工程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直到 1919 年才重新启动，但没有一个工程师敢承担打通这条大隧道的风险：他们非常担心在施工过程中会导致圣·古道勒大教堂崩塌。1921 年，比利时建筑师中心集团宣布放弃这项工程。到了 1931 年，事情似乎又有了进一步的结论，市议员认为：“这个项目启动的时候并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推敲，所以才显得如此荒唐。其实启动这个项目的原因是为了实现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愿望，他曾希望在司法宫旁边建立一个中心火车站。如果

连这个理由都被推翻了，这个交界处就更没有存在的意义了。”⁽⁴⁾ 直至 1935 年，大多数人的想法开始转变，这才使得这项工程重新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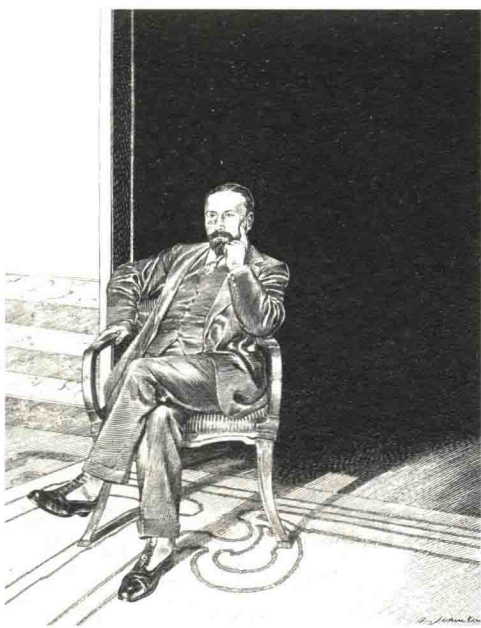
经过新一轮的争论、计划、选择后，年轻的博杜安国王于 1952 年最终实现了交界处的落成，那时交界处矗立在满目疮痍的环境中。建设时交界处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瘫痪阶段，周围绝大部分居民都搬走了，这个布鲁塞尔的中心地段也很少再被人们提起。一块刻满历史的石碑，被放在忧伤的火车站入口处，不禁让人回忆起“那些为了交界处的需要和布鲁塞尔城市化建设而被拆毁的古老的街区”。这其中也包括奥塔的名字，这让建造索尔维公馆的建筑师感到惋惜。

(4)《城市百年论坛》。



布鲁塞尔：一条条贯穿城市首尾的铁路干线

民众之家



维克多·奥塔，
新艺术派公认的领袖

新古典主义开始不久，维克多·奥塔（1861—1947）很快就成为了代表比利时新艺术派风格的杰出建筑师。他打破了布鲁塞尔以三张连续宗教图案来修饰住宅的传统建筑风格，在设计中大量运用玻璃光线和曲线的效果，各个环节的设计都做到了细致入微。十年里，他得到一些共济会慈善家的支持，建造了很多新艺术派风格的住宅，譬如奥特里克住宅（1893）、马克斯·哈莱特公馆（1903）。

在众多住宅建筑作品中，“民众之家”凝聚了他大量的设计精髓，可以说是他创作规模最大的作品。民众之家创建于1885年，当时比利时工人党认为，应该用十年的时间，修建一个能配得上首都心脏地带的大型会议场所。他们觉得只有别出心裁的设计才配得上革命党，

政党领导人非常渴望能与奥塔合作。当时奥塔被人冠以“红”的美誉，他决定把几个慈善家朋友资助的资金全部投入到这项工程里面。民众之家于1896年竣工，可以说它是激进社会主义、新艺术派建筑和先进工业照明技术的一次独特的联盟。奥塔的愿望是“建造一所不是宫殿的宫殿，它专属于将明亮的光线与自由的空气都视做奢侈品的无产阶级工人们家”^{（5）}。这座建筑作品体现出了奋斗的激情：红色始终贯穿它每一个角落；建筑师将民众之家的顶部设计成“一个用红色玻璃块制成的巨大的穹顶，每逢节日，屋内的灯光可以将整个穹顶照亮，这样无论人们在哪里都能看到它了”。

奠基典礼上，每个人都情绪高涨。“这里既有坚定的信念，又有深厚的内涵。”饶勒斯在演讲中这样说。《人民报》这样写道：“所有光明和力量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它们会像洪水般泛滥，在这如钢铁般坚不可摧的躯体里，民众之家在布鲁塞尔诞生了，它将会成为这座城市未来的引领者……啊！民众之家……你是社会主义运动者们不朽的象征。”^{（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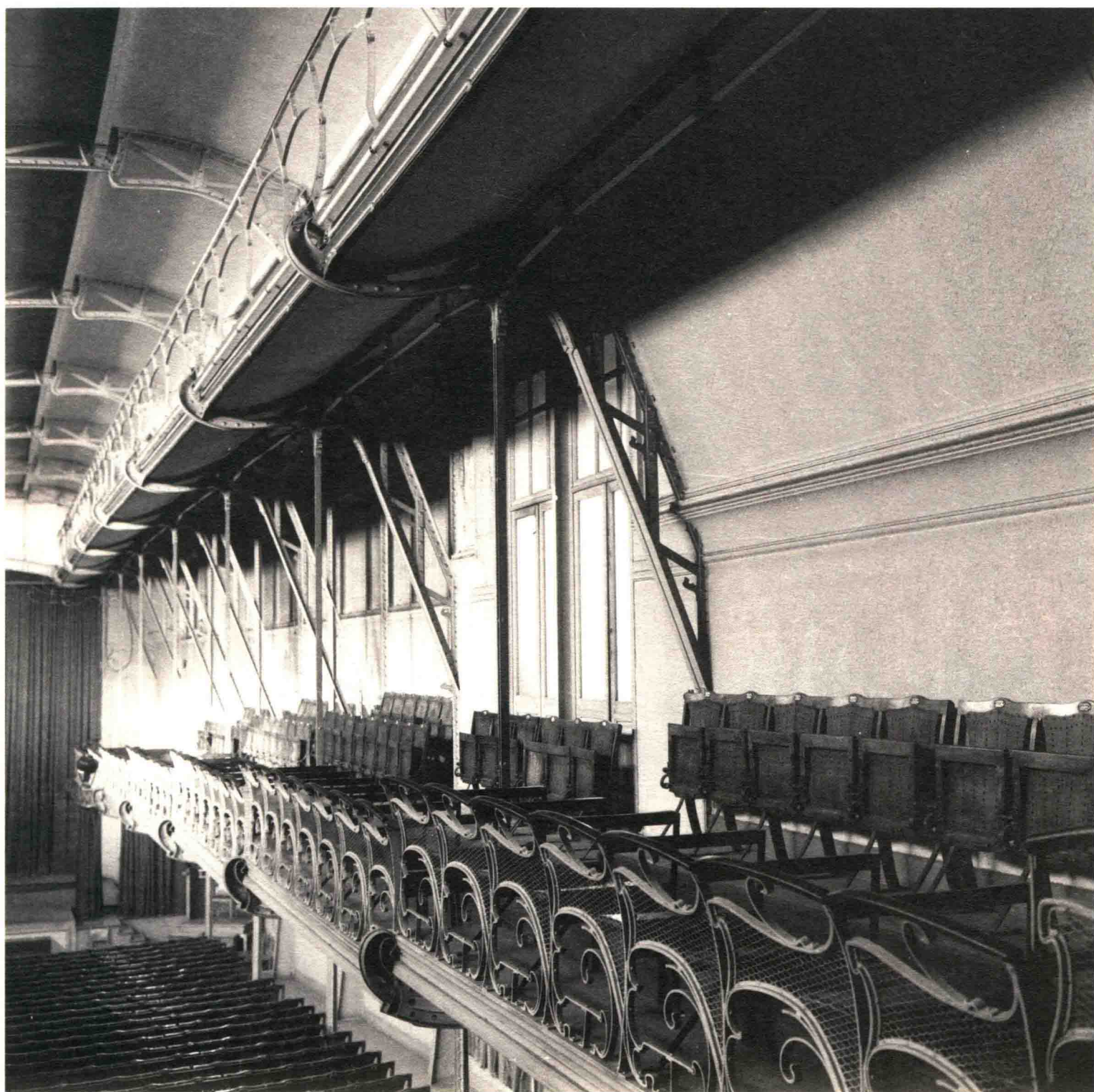
报道中“不朽”一词似乎用得不是很谨慎。1963年，社会主义合作社决定拆毁这座没有存在价值的建筑，他们觉得曾经流行的“曲线”艺术已经过时了。“奥塔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不应该把精力浪费在它身上。现在的民众之家是一座很糟糕的建筑物。”社会党元老卡米勒·胡斯曼在《人民报》上这样宣称。接下来的数月里，得知消息的奥塔迷们纷纷从世界各地赶来。1964年，参加威尼斯举行的全球建筑师代表大会的700个参议员全票通过

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要求比利时政府出面保护民众之家。但遗憾的是，民众之家之前从未被分类和归档，因此政府找不到任何借口保存它。约翰·戴哈耶是奥塔作品的收藏者，他竭尽全力保护这所建筑，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在民众之家拆毁的过程中，建筑物坚实的结构给拆除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值得庆幸的是这座建筑最珍贵的部分被他设法保存了下来。被小心拆除的建筑材料，被放到某郊区一处荒地上临时搭起的棚子里，等待所谓的重建计划。在1983年，民众之家被拆除的木质建材被人盗窃，经过切割后以黄金的价格在黑市上被卖。

（5）维克多·奥塔，《记忆》，节选自约翰·戴哈耶与弗朗斯瓦·迪尔垦斯—奥利的著作《民众之家》，瓦卡尔工作室，1987，p.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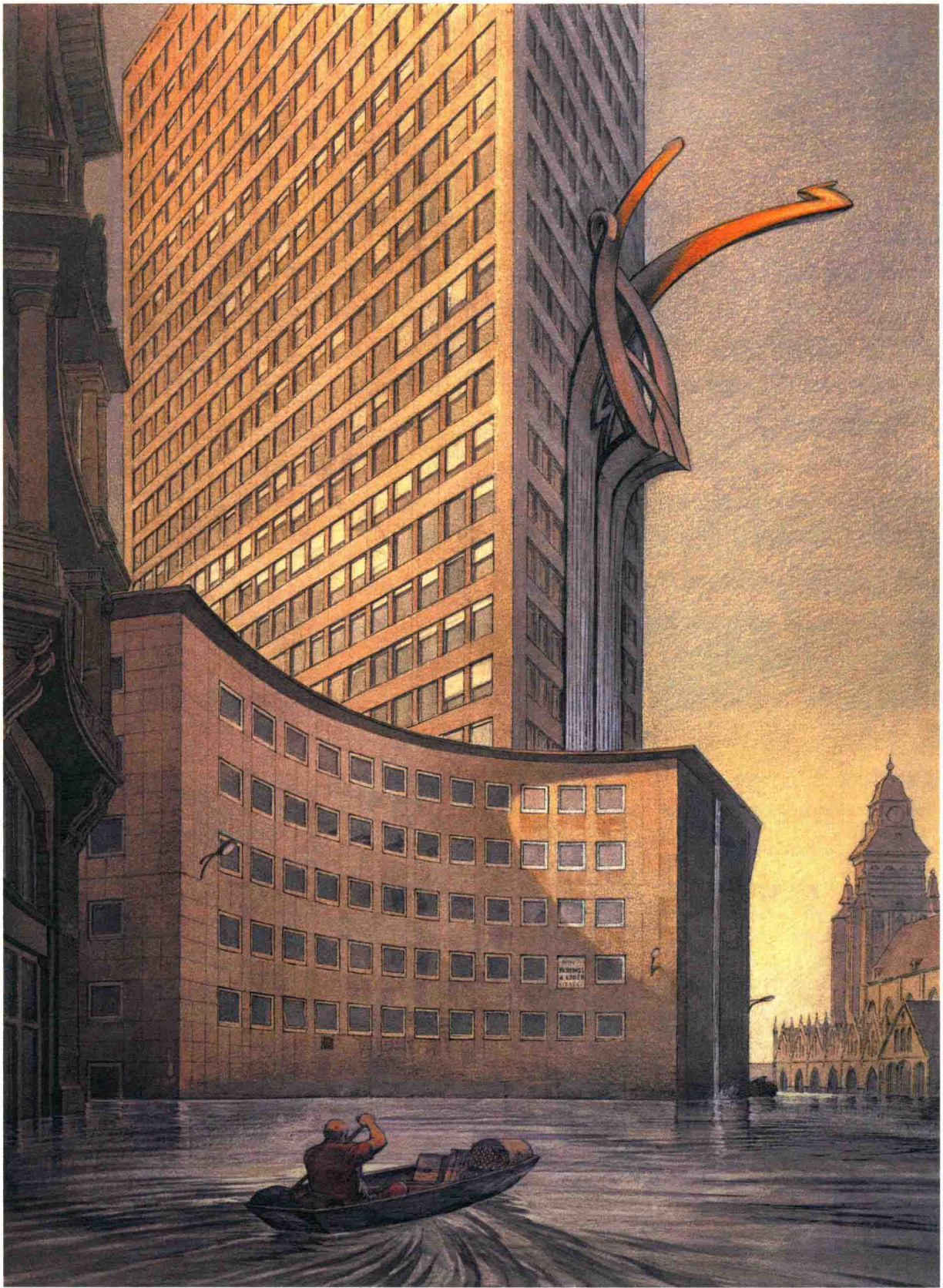
（6）吉勒·勒科，《走向理想》，《人民报》出现的文章，特为民众之家的开幕典礼出版，节选自《民众之家》，p.9.

（7）《民众之家》，p.146.



民众之家演出大厅





左图：民众之家的开幕仪式，于 1896 年。

上图：这座可悲的建筑，于 60 年代末取代了民众之家，或许有朝一日，在一个被布鲁塞化的布鲁塞尔，人们对奥塔尘封的记忆会泉涌而至。

烈士广场

烈士广场这个名字起得恰如其分：整改这座堪称完美的建筑，无疑吊足了开发商的胃口。施工的过程几经波折：初期只是凿穿屋顶，打落残留的瓦片进行修葺，但在被投诉这样做会有安全隐患后，只能决定将整座建筑拆除。1870年有个市议员声明：“凡是有着艺术底蕴的发达国家，从不无端摧毁古迹和文物，他们会竭尽全力将那些建筑物永久保存下来尽管众所周知这已经不是布鲁塞尔被拆的第一座古迹建筑物了。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努力扭转这种趋势，否则对于布鲁塞尔的城市规划而言除了拆毁便再无其他建树可言。”⁽⁸⁾后来人们用“布鲁塞化”来形容这种对建筑文化遗产堂而皇之的破坏行为。那时陪审团会每三年评选一次，

他们会给最厉害的破坏者颁发“金镐头奖”或“金推土机奖”，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奖项。

当时布鲁塞尔的市长安斯波非常妒忌巴黎，因为60年代的政客们毫不掩饰对纽约的迷恋。那里有现代化的办公室、隧道和停车场，可以说这里是他们理想中的“世界贸易中心”，他们觉得唯一能与之媲美的是北部地区的“曼哈顿计划”。但滑稽的是，这项计划与广岛事件之前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究成功的绝密原子弹项目同名了。六七十年代最著名的企业家查理·保罗，曾信心十足地宣称：“我们就应该让布鲁塞尔给人一种爆炸般‘砰’的感觉。但在这之前它必须配得上这个效果才行。当初凯撒把他的军队派到欧洲边界，结

果那里便成为了首都罗马。我们，我们现在有着同样的条件。但那些错误的评论和判断，会让我们错过这个机会。而现在我们竟然放弃了这个晋升的机会，它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不是吗？每次提起这个话题都会引发诸多争论。与其谈这些，我宁可乘独木舟穿越巴西的马托格洛索州！”⁽⁹⁾大规模征用土地给民众带来的痛苦，引发了反对派的运动。很快传出了新丑闻，这个巨大的项目倒闭了。之后很多年，该地区只有破旧的栅栏、荒地和废弃的建筑物：这些皆是唯利是图的企业和过分现代化进程留下的遗迹。

(8) 《关于这所城市的100年论坛》，p.138

(9) 《关于查理·保罗的采访》，特刊，1972年5月17日



80年代的烈士广场